

唐薇主编

你永远在我记忆之中
不论时间过了多久
不管季节如何变换

花季
梦
蝶

第一辑

冰雕
娃娃
娃娃

刘芝姣

吉林摄影出版社

050

短一见的，中
心服手，相发穿

花
夢
蝶

第二輯

050

冰
雕
娃
娃

刘
芝
姣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6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丽

版式设计: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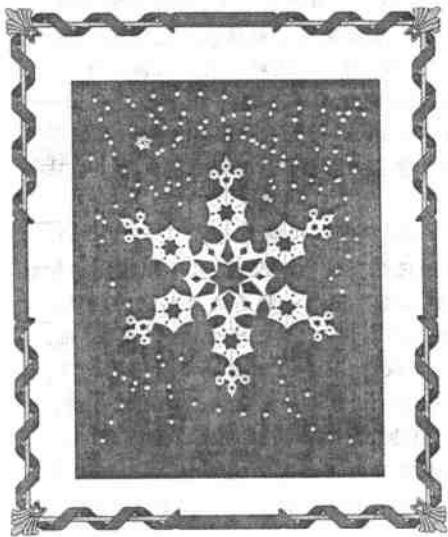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祁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你问我 我的心有多大
它 装了一些我们的过去
装了一些我们的现在
也 装了一些我们的未来



内文简介

“腾龙寨”里的弟兄们虽以马贼挂名，
但处事行径却可媲美义贼“廖添丁”，
这回弟兄们为博君一笑，竟将她给劫回，
小妮子来寨后便将整截辣椒放进嘴里当起——
火辣女郎，且还对别的男人流口水，
待他倾出所有柔情，她却青天霹雳地说出——
我不认识你！怎多年相思却换得句无情话？
他发誓，要让所有曾欺负她的人付出代价！

奇怪，她该认识眼前这位“独眼龙”吗？
可她记忆里没他这人呀！对于他温柔相待，
她心里竟泛起一股遥远且熟悉的暖流，
在逛市集时，却遇小哥由四来“拯救”她，
为了救人，她奋不顾身地替人挨了一刀，
而这一刀却换回他更深情温柔的相待，
但待在看到那琉璃做的冰雕娃娃时，
心底深处的记忆开始唤回，她该如何自处？
心里的声音告诉她——逃离这一切！！

前 言

一八九六年 四川省 宜宾县

“哇！”

当冷苍昊将那个乳白色彩里泛着一丝流光的琉璃雕制的小娃娃自口袋里掏出来时，关缙一双眼睛浑然晶亮得让冷苍昊那向来刚毅凝然的唇角略扬了起来。

目不转睛的凝视着尚不及他手掌般大又晶莹剔透的琉璃娃娃，清浅的乳白色彩在薰烈的阳光照射下，自每个棱角散出无比的亮眼光芒，关缙终于忍不住地伸出小手抚上了那娃娃的身躯，但仍不敢就这么直接的将娃娃自他手中接过来。

“喜不喜欢？”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不自觉的轻柔。

“嗯，她好漂亮喔，大哥哥，你真的要将这小娃娃送给我？”她那童稚的嗓音又娇又嫩的让人听了就舒服。

用力的点点头，冷苍昊才十三岁的脸上刻画

着早熟的神韵。

当他在赶集的摊子上看到这琉璃娃娃的第一眼，他就移不开眼神的直睁着倏亮的黑眸紧盯着这娃娃瞧。

这琉璃娃娃，不管用什么方法，他一定得想办法将娃娃给弄到手，只因为琉璃娃娃莫名的像她——深驻在他心中的小公主。

“大哥哥，这是打哪儿来的？”尽管是听到大哥哥再一次的肯定，但关缇还是不敢就这么将娃娃接过来，打小母亲就告诫过她万千回，不可以随意接受别人的礼物。

“这是大哥哥买来送给小缇的。”将娃娃往她发亮的眼前更推了过去，“怎么，小缇不喜欢？”

关缇摇了摇头，“喜欢。”眼中的爱慕与渴望是掩盖不住的。

“那怎么不拿过去呢？”他柔声哄着她。

抿了抿嫩红的小唇瓣，她令人怜惜的眨着清彻的眼眸，“妈妈说，不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

一抹怜笑在冷苍昊的唇畔扩大，“这是大哥哥送的，是大哥哥用自己赚来的钱买来送给小缇的，妈妈不会骂小缇的。”他骄傲的说。

也多亏了那摊贩心肠不错，见他真的中意得很，不但在价钱方面降了许多，还主动地将这东西

先收了起来，待他日夜奔劳的赚足了“赎金”，这才如愿的将娃娃给买了回家。

“真的？”将信将疑的，关缇纤细的小手已然半握住那娃娃的小腰肢。

“当然。”

舒了口气，关缇用着异常且正经严谨的态度，小心谨慎的将琉璃娃娃自他手中接了过来，又爱又疼的往娃娃脸上吹着气。

“用冰块雕成的娃娃。”她崇拜又高兴地目光仿佛已经离不开那晶亮透彻就仿如冰雕的娃娃。

“是啊，用冰块雕成的娃娃，晶莹剔透的就像我的小猫。”哑着嗓子说着，胶着在她嫩红小脸蛋的怜爱视线更是柔得几乎可以滴出水来。

两人身畔的莲花池另一头忽然冲出来一个小人儿，手中还抛玩着一个小皮球，不时扔着小皮球去撞倒一旁搁置的花盆，见着陷入沉静两人，他轻哼了声，原本不屑地想掉头就走的视线在看到关缇手中闪着光的物体时，忽然闪了丝不怀好意的诡异光芒，他不但没有如原先所计划的离开，反而加速地冲向他们。

而且趁着两人都分神没注意到，他一把就自关缇手中攫过那个琉璃娃娃，高高地举在自个儿的头顶上。

“这是什么格老子的鬼东西？”才不过是个七、

八岁大的小男孩，举手投足之间就已经像足了他父亲的霸道口吻。

愣了一下，关缙隐压着怒气，只是嘟起了嘴，很委屈的瞪着他，“你为什么抢我的娃娃，快还给我。”

“叫小少爷。”关理治一脸的蛮横。

才不过五岁的小女孩时事也不懂，只是乖巧的顺着小男孩的话唤着，“小少爷，那是大哥哥送我的娃娃，你快点还给我。”她一双忧愁又滚着泪意的眼眸直紧张地盯着小男孩手中的娃娃。

因为他抓得太漫不经心、太不当一回事了，她好担心他会将那冰雕娃娃细削的腰给折断了。

“大哥哥送你的？”很不屑的重哼了一声，关理治回头瞄了在一旁冷眼瞪着他的冷苍昊，“就凭他？一副穷酸相，哼，也不知道是哪儿偷来的。”说罢，还故意将琉璃娃娃拿到眼前再审现一番，“说不定就是打咱们府里偷来的。”

“你闹够了没有？”冷冷的喝断他的话，冷苍昊的两手早已经握成了斗大的拳头。

他火得想立刻狠狠地送关理治这打小就横霸任性的小蛮子一顿饱拳，但是想到了劳苦了一辈子的母亲，那张刻满沧桑的脸上可能会有的哀求，纵使是怒火袭心，他仍用尽了所有的克制力将它给压了下来。

“将小娃娃还给小缙。”他浑然不觉自己的话中有着让关理治心中为之一惧的命令口气。

关理治眼里闪过一抹惊惧，但扬起了气，正待再说些什么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冷苍昊又立即添了句——

“立刻！”

怔了下，关理治强吞了口口水。

“你敢命令我？你算什么？”挺起了不甚强壮的瘦弱胸膛，关理治脸上的不屑加深，“我可是军长的儿子，你妈妈只不过是我家帮佣的老仆人，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不想活了是不是？”高傲的扬着鼻孔，他学着自己那草莽父亲的口吻，“不怕我教人将你给毙了？”

冷苍昊没有被他的话给吓到，但是他的话却吓到了关缙。

“小少爷，你不能将大哥哥给毙了。”她小声的抗议着。

“谁说我不能，我说毙了这个穷酸小子，有谁敢违抗，爸爸可比较疼我。”她一开口倒是引起了他的注意，“谁像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小杂种，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爸的种，母女俩那么不要脸的硬就是赖在我爸爸身上。”这回，他倒是将自己那一向气度狭隘又歹毒的母亲，平日闲嗑牙的尖酸嘴脸学得惟妙惟肖的神似。

秀气的小眼眶顿时红了起来，关缙倔强地不让垂在眼帘的泪水给滚下来，只是吸了吸泛红的小鼻子，回驳着——

“你以为我喜欢他当我爸爸？”娇小的胸口不住地上下起伏地平复着不稳的喘息，她忿忿地瞪视着关理治。

那种说话像打雷、吃饭像饿死鬼、眼神歪斜又心胸狭窄的人谁喜欢让他做爸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象是逮着了什么有利的把柄，关理治怪声怪气的吊起嗓子，而且口气是幸灾乐祸的得意，“等我爸回来后我会告诉他，你不希罕他当你爸爸，看他怎么修理你？”

“将娃娃还给小缙。”见小缙听着他无言的威胁而畏缩地退了一步，冷苍昊不自觉地朝他跨进了些。

“凭什么？”嘴巴耍强的逞着英雄，但是关理治却也胆小地退了一小步。

冷苍昊又跨前了一步，“还给小缙。”吓人的阴硬黑眸直瞪着关理治。

瞧了眼，关理治就蓦然暗暗地抽了口气，“还……还就还，有什么了不起？”猛地扬起手，就这么恶狠狠地将那琉璃娃娃往关缙与莲花池间扔去。

“娃娃……”轻呼一声，关缙娇小的身子跳了起来，急切地截往池里而去的娃娃。

怎知就在她如愿的将娃娃救回，高高的举握在空中时，却没料到关理治竟然趁她脚下一个不稳的时候，很突然地冲了过来，一把就将她推向池子。

“住手！”瞧见不对，冷苍昊没有拉住关理治向后逃窜的身子，他转向关缇，快速地伸出瘦长却有力的双臂，急切地一把将就快俯跌进池水里的她往自己的怀里带。

“大哥哥！”轻轻地抽泣着，关缇的小身子微抖着。

那双熟悉的手臂，她知道是大哥哥拉住了自己的身子，有些惊惧、有些骇怕、有些惶然，却有着更多需要被安抚消定胸口那股恐惧的感觉，她回身扬起双手想顺势扑进冷苍昊那一向温暖又安全的胸前。

“啊！”猛然的惨叫声发自冷苍昊的口中，他松开握住关缇双肩的手，紧紧地捂住自己刺痛莫名的右眼。

不及五岁的关缇似懂非懂地瞪着那个仿如冰雕似的娃娃，以及冷苍昊蓦然惨白的脸庞，她睁大了眼，眨都不敢眨上一下。

琉璃娃娃向外微张的尖锐左手，正笔直地刺进了冷苍昊不及闪躲的右眼，一股鲜红自那透明闪着光亮的小手缝旁涌了出来，不多时就已经将

冷苍昊的右半边的脸及娃娃的下半身给染红了，
而那原本该是握在关缇手中的冰雕娃娃呀！

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突然且无法预料。

第一章

一九一二年 云南省 腾冲县

锡南机伶地招呼着周遭几个兴奋的弟兄们，他们的脸色或多或少全都因为太开心，而脸色微泛着红及咧开斗大的一张嘴笑着，他头嘴并用地指挥他们将地上那一大堆今几个抢掠而来的财物抬起来，他边向冷苍昊知会着。

“老大，我们将这些东西扛到库房去啰！”

轻点着头，冷苍昊虽不至于像他们一样笑得兴奋，但平常都轻锁不展的脸上却也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小南，吩咐厨房今几个晚上弄得丰盛些，大伙弟兄都辛苦了。”用下颌比了比地上的那堆财物，“教库房将每个弟兄该得的那一份都分给大伙。”他习惯性地加了一句：“别忘了留下你自己的那一份。”

“是，老大。”笑嘻嘻地猛点着头，锡南脸上的笑意扩大。

“哟，小南，你这回可别又再忘了留自己一份了。”

“有什么关系，反正小南是一人吃全家饱嘛！”

“那可不一定，待会儿秀雯又会拎着他的耳朵到处哭诉！”

“对啊、对啊！秀雯那凶婆娘可真不能小看哪，小南以后的日子可苦了。”

几个在一旁听进这一切的弟兄又你推我笑地取笑着锡南，厅里的气氛愉快得就像过年似的。

所有的人不是因为今几个的收获实在是太丰厚而欢欣鼓舞着，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因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次攻击的对象。

平素听闻太多洪士强这跋扈军阀的太多烂事了，在“腾龙寨”里的每个弟兄的远亲近邻或多或少都受过他的气、吃过不少亏，虽然腾龙寨的寨意里也没啥什么锄强扶弱的崇高理想，但是受了寨中几个头目的影响，马贼窝不像马贼窝，倒有那么几分像个义贼窝。

除了偶尔四处打劫那些彼此勾心斗角，引得混战连年的军阀们外，腾龙寨的小土贼们倒也安分守己地窝在寨里，逢年过节还会准备些重礼敦亲睦邻一番，对寻常小老百姓们和善得让他们实在是提不出什么讨伐的声浪。

所以纵使他们干的是类于土匪的勾当，但皆又实在不怎么像土匪的长相，寨里没几个人长得

横眉竖目地骇人，全都是清清爽爽的让人瞧了就舒坦，尤其是五个领头的大头目更是其中最，一排站出去，个个都是英姿焕发地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久而久之，人人都唤他们是“腾冲五霸”。

一提及这腾冲五霸，几乎每个人都会忘了他们的身分是马贼，差一点皆竖起大拇指，大喝一声“好”。

不像那洪士强，搞得腾冲邻近几个县市鸡飞狗跳的不得安宁，这回攻其不备狠狠地给他一个重击，整得他肯定已经再难翻身，反正在这个乱世中，一个人倒了，还会有另一个人快速地窜起来，没有人会有时间去替他哀悼的。

见他们愈说愈不像话，早就抢了张椅子坐下的白维霖朝他们笑喝了声：“好啦，好啦，再扯下去又是个没完没了，你们还不快些将东西给搁好？”

“是啊，是啊，白头目都开口了，你们动作就快一点。”锡南趁着话尾催促着。

叽叽哇哇地，一群汉子个个肩上扛满了东西又冲了出去，没三两秒，厅里又回复了原先的宁静。

一直笑吼着跟弟兄们打屁的冷苍岳跟上去轻轻地踢上门，厚实的门板撞上了后墙又弹回了些，他没费事去将它阖上，一旋身看见龙毅夫那张似笑非笑的俊美脸庞，他脸不红气不喘地故意朝他露出一个很野蛮的好笑，得意地将一小包银元抛向空中准确地投跌进厅里的樟木桌上，持续不断

的笑声充满了极度猖狂与桀傲。

“真是太容易了，没想到外头将洪士强喧嚷得多了不起，结果呢？”他不耻且不屑的重哼一声，“真是大脓包一个，见着了我们像是见了什么鬼似的，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上就趴进了床底。”

厅里留下的几个人，早在弟兄们扰嚷不休时，就各自找了张椅子将魁梧的身子给丢进椅子上，听了他的讥讽，三张俊逸脸上的表情是挺含蓄的微微笑着，但是白维霖那张帅气又爽朗的脸上，溢满了同冷苍岳一般的深浓且粗犷的笑意。

“想到就真让人替他觉得丢脸，那个光溜溜、白细嫩滑的肥屁股……啧啧、啧啧！”猛搔着脑袋，白维霖笑声大了起来。

冷笑一声，冷苍岳极度不屑地附上了句：“这些什么督军真是比我们还黑心，专干一些狗屁倒灶的烂事，平时尽是搜刮那些民脂民膏什么的，吃得自己一身痴肥，连逃命时斗大的一个胖屁股都不愿意跟他一起逃。”

他的话让其他四人顿时想到了当时的景象，不由得均又露齿一笑。

“还有啊，你们有没有瞧见床上那女人丰满的胸？”白维霖边说着，一双粗厚的大手还在自己胸前比画着，口中发出的狂笑声也直逼冷苍岳，“洪士强不知道平时有没有留意一些，这可开不得玩